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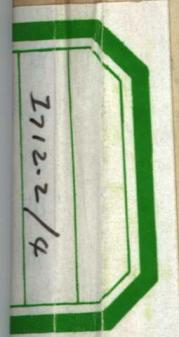
罗森堡夫妇纪念诗选

瑞莎·米列编

# 罗森堡夫妇 纪念诗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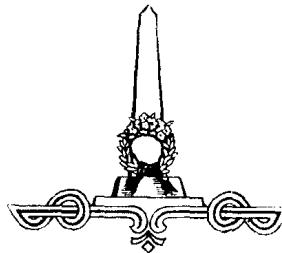
新文艺出版社



# 罗森堡夫妇纪念诗选

[美]玛莎·米列编

朱维基译



新文艺出版社

• 1958 •

Martha Millet 編

The Rosenbergs, Poems of The United States,

本書根據 Sierra Press, New York, 1957 年版本譯出

罗森堡夫妇紀念詩选

〔美〕瑪莎·米列編

朱維基譯

\*

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號 1720

开本 787×1092 稀 1/32 印張 3 1/4 捕頁 5 字數 58,000

1958年7月第1版

195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定价(7) 0.60 元

## 目 次

譯者前言 .....	3
序 .....	5
引詞 .....	9
万一我們死了 .....	10
导言 .....	11
罗森堡一家 .....	19
黎明 .....	25
回忆可耻的一天 .....	26
为两个永远活着的人而哀歌 .....	28
黑夜中的列車 .....	33
千古情人 .....	35
在奥辛宁 .....	41
他們的丰碑 .....	43
为名叫罗森堡的两个人而作的挽歌式的声明 .....	44
罗森堡夫妇圣歌 .....	46

那天下午.....	59
罗森堡夫妇.....	61
要在太空的教堂里唱的安魂歌.....	63
两根光柱.....	66
终于.....	68
在那安息日前的时辰.....	69
我們，在下面簽名的請願者.....	73
决不会忘却的.....	74
罗森堡夫妇之歌.....	76
颂罗森堡夫妇的勇气.....	79
英雄們.....	81
父母的田园曲.....	82
哦罗森堡夫妇.....	85
万劫不复的.....	86
致罗森堡夫妇.....	88
在泉林的坟墓.....	95
我看到两只鳥.....	98
 一个在阿尔卡脫拉茲的人.....	
我的丈夫摩尔頓.....	100
自由 .....	102
 巴托罗密欧·樊塞蒂向法庭最后說的話.....	103

## 目 次

譯者前言 .....	3
序 .....	5
引詞 .....	9
万一我們死了 .....	10
導言 .....	11
羅森堡一家 .....	19
黎明 .....	25
回憶可耻的一天 .....	26
為兩個永遠活着的人而哀歌 .....	28
黑夜中的列車 .....	33
千古情人 .....	35
在奧辛寧 .....	41
他們的丰碑 .....	43
為名叫羅森堡的兩個人而作的挽歌式的聲明 .....	44
羅森堡夫婦聖歌 .....	46

那天下午	59
罗森堡夫妇	61
要在太空的教堂里唱的安魂歌	63
两根光柱	66
终于	68
在那安息日前的时辰	69
我们，在下面签名的请愿者	73
决不会忘却的	74
罗森堡夫妇之歌	76
颂罗森堡夫妇的勇气	79
英雄们	81
父母的田园曲	82
哦罗森堡夫妇	85
万劫不复的	86
致罗森堡夫妇	88
在泉林的坟墓	95
我看到两只鸟	98
 一个在阿尔卡脱拉兹的人	 .....
我的丈夫摩尔顿	100
自由	102
 巴托罗密欧·樊塞蒂向法庭最后说的话	 103

## 譯者前言

为人类的幸福而工作，而奋斗的人——就是，为真理而工作，而奋斗的人——是卑謙的，是英勇的。

我們讀了卷前引的詩人朗費羅紐英格兰悲劇里的人物考萊的話，我們讀了卷前引的罗森堡夫人詩里的話，我們讀了卷末引的巴托罗密欧·樊塞蒂的話，我們覺得他們才是真正的人——卑謙可是英勇！

他們說了這些話，他們的生命就要被野兽們摧殘了，他們的肉軀就要深深地被埋在大地底下了：但是，他們好象是被埋在土里的一顆种子，从这里立即要开出人类幸福的花来！

人类能够获得到今天为止的进步，都是这种种子自古到今所发出来的力量与作用：这个傳統是不能摧毁的。从这个傳統要开出共产主义的花来！

說句老話，人类的幸福之花向来是用血和汗去澆灌的，但是我們要希望，要力爭，自此以后只要用汗去澆灌它。

我們要爭取和平。

在这本集子里的美国的詩人們，对于世界的和平事業

作出了可宝贵的贡献。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 序

(为中譯本作)

在收集这些关于伊斯爾和朱理叶斯·罗森堡的生和死的詩篇时，我希望使一部分美国人民为反对麦卡錫时代最丑恶的誣陷而作的不大为人所知的斗争，具有永久流傳下去的形式。

伊斯爾和朱理叶斯·罗森堡被加上共謀进行間諜活动的罪名。他們被指控把原子弹的秘密交给苏联。他們是根据伊斯爾·罗森堡的兄弟的証詞被定罪的，这个人在他待在新墨西哥洛斯阿拉摩斯陆军中的时期，跟当局发生过至今未明的糾紛。审問的法官把无数罪名加在罗森堡夫妇的身上。他公然宣称他們对五万美国兵士在朝鮮的死亡应負責任。美国最高法院从来没有同意把全案的証据加以复审。

那是在穷凶极恶的冷战正达到高潮的时候。

可是，不是所有的美国人在这狂风暴雨般的威胁和报复底下倒下去。一个坚决反抗罗森堡夫妇被判死刑的运动起来了，它长大，它持久。它从两个被判罪的年輕父母，两个属于貧苦奋斗阶级的美国犹太人，两个工人的子弟，所显

示的英雄气概中汲取了力量。这个运动把新的生命和新的荣誉，賦給美国人民过去时代中可歌可泣的一切，賦給以往那么多的美国人用鮮血和牺牲换来的一切——那些白色的和有色的男男女女，他們来自許多的国土，是他們双手的劳动建起了财富和权力的广厦。

那是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九日。那是他們結婚十四周年的前夕。他們还不过三十多岁……而那些以扳动枪上的扳机为乐事的統治者們扳下了电开关，它消灭了伊斯爾和朱理叶斯·罗森堡的生命。两个年幼的男孩在一瞬間成了孤儿。

这出污秽不堪的法律滑稽剧迅速演到它預先判决好的結局。从全世界涌来的抗議的浪潮，受到了冷笑和拒絕。美国本国的宏偉声音——阿尔培脫·爱因斯坦的，原子科学家哈罗尔德·烏瑞的，两千新教牧师的宏偉声音——他們都充耳不聞。教皇的两次居間調定，他們都置之不理。成千上万美国人的令人感动的高漲的抗議，被認作受到莫斯科的指使而被踢开不顾。

那是在朝鮮战争正进行到中途的时候：一个在國內日渐失去人心的战争。因此要求一个牺牲。

\* \* \*

自从向那些在人世裝成神明模样的两足动物献上血的祭品以来，我国人民爭取正义的艰苦奋斗还在进行。

关于罗森堡案件的几种文献性的著作已在 美国出版

了。但是那些用連續不断的行动为罗森堡夫妇爭取生命和公道的男男女女，那种充滿他們心中的东西，还有待于記錄下来。

在搜求那些分散发表于各处的、或是还未发表的无数詩篇，而挑选其中最优秀、最有代表性的篇什时，我相信关于人的内心在这种时期产生的情感的画象，不該任其湮沒。这些詩篇有助于說明美国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它們描繪了罗森堡夫妇，只有詩歌才能那样地描繪。

“真理是不會改变的”，当有人提議只要他們承認間諜罪就能換得他們的生命时，罗森堡夫妇这么說。

这些詩篇是属于这真理的范围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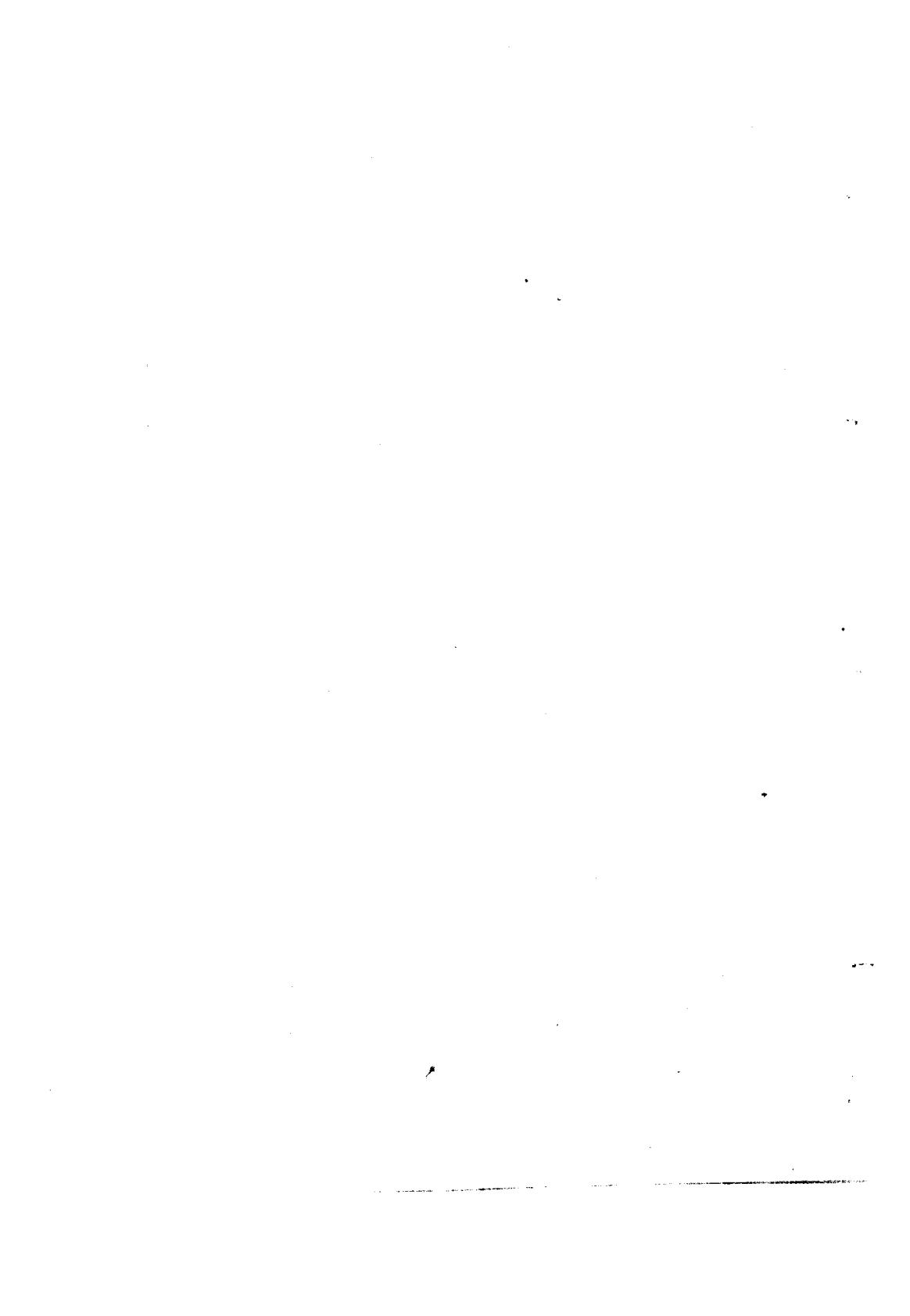
\* \* \*

当我写下这些字句时，空襲警报正在窗外发出尖銳的声音，这种所謂“警报”迫使这座城市中的人民隐蔽起来，以避免未提名的敌人来自空中的假想的襲击。这又提醒我們，在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还要进行那巨大的工作：爭取和平；停止原子战争的威胁；找寻一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一切的人民能够真正象人一样地在这地球上生活在一起。

罗森堡夫妇所信仰的就是这个“人”字。他們用他們的爱情和勇气，用他們生命的榜样，用他們高貴的信任，使这信仰发出万丈光芒。

瑪莎·米列

一九五八年于紐約



园丁：

你有好多理由應該活着，你为何要死呢？——  
你那些女儿，还有——……

招認了就活着吧……

这真是一种可怕的死……

考菜：

……若是我招認了，  
我就招認了一个弥天大謊，換得了一条命，  
以后的日子虽然活着还不是象死的一般？  
我決不肯对任何人作伪見証，  
甚至对自己也不肯……  
我恳求你，请你不要劝我去做  
你自己也不愿意做的那种事情。  
我的嘴唇上早已沾到了死的苦味；  
我感到一种份量沉重地压在我身上，  
在一小时内就要把我的生命压得粉碎；  
但是，若是一句話真能救我的命，而這句話  
却不是“真理”；不但如是，若是這句話  
离开“真理”只有一絲一毫之差，我也決不說！……

司法官(在外面)：

嘉尔斯·考菜！来！时辰到了。

考菜：

我来了！  
把我的肉体拿去吧；你們可以折磨它，  
但是那永生不死的灵魂你們无法把它摧毁！

亨利·华茨华斯·朗费罗

纽英格兰悲剧：

萨兰田庄的嘉尔斯·考菜

## 万一我們死了

你們會知道，我的孩子們，會知道  
我們為什麼留下這支歌曲不唱，  
放下這本書不讀，放下這工作不做，  
就到泥土底下去休息。

不要再痛恨，我的孩子們，再痛恨  
他們為什麼造出了那些謊話，那些輕蔑，  
我們流的眼淚，我們受到的傷害  
定將大白于天下。

大地會含笑，我的孩子們，會含笑，  
會在我們長眠的地方變成一片青翠，  
殺人的事將終止，快樂的人間  
將浸潤于友愛與和平之中。

工作吧，建造吧，我的孩子們，  
要建造一座丰碑獻給愛與歡樂，  
獻給人類的尊嚴，再獻給  
我們為你們，為你們而堅持的信仰。

伊斯爾·羅森堡

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于紐約奧辛寧

## 导　　言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九日。

那些要这个日期被忘却，要这个日期从人們的記憶里被洗刷掉，要这个日期象那罪行一样迅速了結的人，恐怕最不能把它忘却。

一个信奉上帝的国家，合法地結束了它两个卑謙的国民在人間的生命。三十六岁的伊斯尔·罗森堡和三十四岁的朱理叶斯·罗森堡，坐上了辛辛监狱中的电刑椅。

一切事情都办得极有效率，判决都是在法律的开闊而坚固的基础上取得的——在其他的时候，人們也把这法律用来支持在目无法紀的日子里所发生的暴行。

极其合法地，两个小孩成了孤儿。

在这件事以前的两年內，他們偶或在监牢的接見室里看到他們的父亲和母亲；在辛辛监狱里，在电刑椅的暗影之中。这一切东西的意义，这两个孩子是不会不明白的。

在有一次接見之后……

“今天我們两个宝贝孩子来了，我們一家人又一次在一起过了两个鐘点……我們从鉄窗里觀望着海鷗以

及在哈得孙河上拖着一串驳船的拖輪……

“罗比跟我們玩得很有趣。我們这个孩子得到了我們的真正的情感。密盖尔煩扰而且困苦，作为他的父母的我們显然看出他身上的負担……

“后来他們非走不可了，当我帮密盖尔穿上他的外衣时，他忽然用双手拉住我不放，一面垂下头一面呐呐說道，‘你一定要回家来。我的胸口里天天有一块东西梗着，我到床上去睡的时候也这样。’

“我又一次回到了獄室的孤寂中……我站在那里，面对着那象箱子般把我关住的鋼骨水泥的四壁，我就讓那裂我心肺的剧痛化成泪水而流出。哦，这一切事情的残酷无情与惨无人道。”①

他們向艾森豪威尔總統請求寬大處理的第二次呼吁書中說道：

“我們以前向你呼吁过一次。我們那一次曾經宣称：我們的判決違犯了真理和文明人类的本性。

“我們已把真理向你說过了：我們是无辜的。

“真理是不会改变的。

“我們現在再一次庄严地宣布我們的无辜。

“如若我們死了，这件案子的罪恶将是美国的罪恶。如

---

① 朱理叶斯·罗森堡 1953年1月3日从辛辛监狱中写給埃麦尼尔·布洛克的信。